阅读《老山界》 学写战斗情

拓展阅读资源

阅读《大渡河畔英雄多》《越过夹金山 意外会亲人》，体会红军精神，思考当今弘扬红军长征精神的意义。

**大渡河畔英雄多**

杨得志

1935年，我在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当团长。那年5月，我们强渡川滇边界的金沙江，经过会理、德昌、泸沽、冕宁等地，行军数百里后，来到了四川南部的大渡河边。

大渡河是长江的一道支流，两岸都是蜿蜒连绵的高山，河宽三百多米，水深三、四丈。我们去时刚好遇上暴洪，只见湍急的河水，涌卷着急流，闪着青光，喷着白浪，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听到哗哗的水声。这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据说曾威震一时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，率领大军战死在这里。

“要朱、毛做第二个石达开!”蒋介石猖狂地夸下了天大的海口，为了实现他的梦想，他一面命令周浑元、薛岳、吴奇伟等数十万大军后面追击，一面又命令四川军阀刘湘、刘文辉，要他们抽调主力“精悍部队”扼守大渡河、泸定桥。

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，实现北上抗日计划，红军必须渡过大渡河，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落在我们红一团全体同志的身上。一团由冕宁出发时，按首长指示，担负了光荣的先遣任务，军委为了加强领导、充实力量，派遣刘伯承、聂荣臻两同志分别担任先遣司令、政委，并把军团的工兵连、炮兵连配属一团指挥。

“同志，这是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，这个任务关乎着十万红军的生命!”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当年首长指出的渡河的重大意义。

渡河前，我们做了周密的准备。经过侦察，我们知道，敌人在刘文辉的指挥下，使用了数团兵力:三个所谓“骨干团”放在泸定桥附近，一个团在安顺场对岸把守渡口(这个团的主力在下游十五里处)，下游三十里处另有杨森两个团防守。

经过分析，我们决定选取安顺场为渡口。

在大渡河西南岸的安顺场，是一个近百户人家的小市镇。那里有两个连的敌人守着，渡船只有一只。红军要强渡过去，首先得消灭南岸敌人，夺取渡船。

已经是深夜十点多钟了，我们冒雨行军一天一夜后，赶到了离安顺场十多里的一个大山坡。

山坡上只稀疏地散着几座房子，站在这里可以听到大渡河的哗哗水声。朝着老百姓指点的安顺场方向看去，只见山北面漆黑的夜空，闪着几点灯光，仿佛冬天昏暗的夜空出现的几点星星。

部队决定略作停顿，等待命令。一天一夜一百四十多里的急行军，是够疲劳的了，战士们一停下来，就倒下呼呼睡着。我乘部队休息，又找附近的老乡继续了解情况。

我接到指挥部的命令:连夜偷袭安顺场守敌，夺取渡船强渡过河!

我与团政委黎林同志研究后决定:一营随我行动，强夺安顺场;二营由黎政委带领，至下游十五里处敌人团的主力对岸，佯攻渡河，以便吸引敌人主力;三营担任后卫，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。

我们的决心，很快地变为部队的行动。疲困的战士从滑溜的泥地上爬起来，继续行军。

天漆黑漆黑，还下着毛毛细雨，我们几乎一边摸索一边前进。大约又走了十多里，我们已经靠近安顺场了。一营的部队分成三路展开战斗动作，三个连象三把尖刀，稳稳地刺向敌人。

安顺场的守敌做梦也不会想到，红军来得这样快，他们还认为我们没有出海子边少数民族区呢!几个军官逍遥地在屋内打牌。

“哪一部分的?”我们的尖兵排与敌人哨兵接触了，敌人认为我们还是他们自己一个鼻子出气的人。

“我们是红军!缴枪不杀!”红军战士的吼声像春雷划破河边的夜空。

“砰!”敌人听说是红军，慌乱地开枪了。可他们已经晚了，一下子四面都是我们的火力，“嗵嗵嗵”“嘟嘟嘟”，我们的火力对准敌人。顽抗的自己倒霉，活着的都当了我们的俘虏。敌人逃啊，跑啊，两个连没有让我们打上劲就垮了。算算时间还不到三十分钟。

部队占领了安顺场。我正在一间小屋里，为渡河伤脑筋，突然听到“哪一个?”的喊声。通信员一听声音不对，急忙拿起枪来喝道:“不要动!缴枪不杀!”果真是敌人，他们摸不清我们情况，乖乖地缴了枪。原来这几个敌人，正是从河边跑来的管船的家伙。我一听说船，急忙要通讯员将俘虏的班长送到一营去，想法把船弄来。

一营花了好大的劲，才把渡船弄到手，这是这里唯一的一只船，现在这只船成了我们渡河的唯一希望。

决定渡河过去，可现在一无船工，二无准备，还是没有法子过去，渡河决定推迟到第二天。那一夜，我一夜没有合眼，我在安顺场街头的小屋里踱着步，在油灯旁想着渡河的一切问题，我为眼前不能渡河而苦恼。我走近窗户打开窗子，让夜风进来。

窗外一片寂静，偶然可以听到一两声枪声。天空的乌云也散了，月亮露出了头。我借着月光朝着北方勉强可以看出对岸隐约的山峰。

“怎么过河啊，这又宽又凶的河!”我把头探出窗外，心中默默想着。

夜无边无际，随着时间，我想着一个问题又一个问题。

“渡河!渡河!”我满脑子的渡河，我想到首长的话，心里又焦急起来。

“可又有什么办法呢!只有待到明天。”我深深吸了一口气。

好容易盼到了天明。天气倒是顶好的，瓦蓝的天空缀着朵朵白云，似乎大渡河边的悬崖峭壁也显得格外庄严，河水一股劲地冲击、咆哮，活像要把这大地吞下似的。现在通过望远镜可以看清对岸的一切:对岸离渡口一里许，是四、五户人家的小村庄，房屋周围并有半人高的围墙。渡口上下都是黝黑的岩石，散在它周围的是几个距离不等的碉堡。估计敌人营的主力隐蔽在离岸一里许的那个小村庄里。敌人企图在红军渡河部队登陆后、还没站稳脚跟的时候，来个反冲锋，压迫红军下水。

“先下手为强!”我默默地下着决心，盘算着如何对付这批狡猾的敌人。

我命令炮兵连三门“八二”炮、数挺重机枪安放在有利的阵地上，轻机枪和特等步枪射手也隐蔽地进入河岸阵地。

火力都布置好了，可留下来严重的问题还是渡河。

昨天一夜，我把问题都考虑过了。

我们首先设想了凫水，可是不成。河宽三百米，汹涌的水浪夹着大锣似的漩涡，凫不过去，就会被滚滚的急流卷去。架桥呢，我们也算过了，每秒钟四米的流速，别说安桥桩，就连插根木头也困难。唯一的希望还是那一只渡船。于是我又把寻找船工的命令交给了一营长。

部队开始行动了，派出了许多人到周围的山沟里去找船工。

一个、二个，又是一个……好容易找到了十几个。十几位船夫答应把我们送过河去。船工找到了，我们决定按时强渡。一只渡船不可能把全部战士都运过去，只能挑选几个人。挑谁呢?我把挑选渡河人员的任务交给了一营长孙继先同志。

孙继先同志一下子被战士围住了，当他们知道决定组织渡河奋勇队时，谁都想要求参加第一船，作个渡河先锋。

“怎么办?”一营长向我请示。

我看大家的情绪，又是高兴又是焦急，高兴的是我们的战士个个勇敢，焦急的是这样下去事情就难办。

“决定一个单位去!”我回头告诉一营长。

孙继先同志决定从二连里派十几个人去。二连集合在屋子外的场地上。场地上静得很，只能听到河边传来哗哗的水声。

“熊尚林、罗会明、刘长发、张克表……”叫到名字的突然松开了紧绷的脸，流露着满意的神情。一个、两个……名字叫完了，十六个勇士都站在队列外面。我看看他们，一个个都虎彪彪的。一营长眼力不坏。

突然“哇!”一声，一个战士从队伍里冲了出来，嘴里直嚷着: “我也要去!我一定要去!”他一边哭一边嚷着，跑向营长哪里。他只是二连通信员。营长看看他，停了一下。

“去吧!”营长被眼前的场面感动，例外地批准他参加渡河奋勇队。通信员听到营长允许了，赶忙擦去眼泪，飞也似地跑到十六个人排的队列里。

十八个勇士(连孙继先同志在内)每人佩带一把大刀，背一支花机关枪(冲锋枪)、一支短枪，带五、六个手榴弹，并且带着工作器具，以二连长熊尚林同志为队长。

大渡河边还是像方才一样，只有河水冲击咆哮。我用望远镜看看对岸，敌人像是很安静。

庄严的时刻来到了，熊尚林带领了八个同志跳上了渡船。

“同志们!十万红军的生命，就在你们几个人的身上。坚决地渡过去，消灭对岸的敌人!”

渡船在这热烈的鼓舞中离开了南岸。

敌人发急了，向我们的渡船开火。

“打!”我们的炮兵向敌人开炮了。神炮手赵章成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。“通通”两下，敌人的碉堡飞到了半空，我们的机枪、步枪也发挥威力了。射手们比渡河的勇士还要紧张，每一个人都发挥了高度的射击技术，炮弹一个个炸在对岸敌人的碉堡上。机关枪像暴风雨一样地卷向对岸。划船的船工们一桨连一桨拼命地划着。

渡船随着汹涌的水浪颠簸前进，船的四周满是子弹打起的水花。大家都用眼睛看着，几乎岸上所有的人注意力都集中在这渡船身上。

突然，猛地一发炮弹落在船边，炮弹掀起一个巨浪，打得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。

“完了，完了!”我为渡船着急，差点叫出声来。渡船随着巨浪起伏两下后，终于平静下来了。渡船继续在前进，越来越靠近对岸了，渐渐地只有五、六米了。勇士们都站上了船头，待接近时，不顾一切地朝着岸上就跳。

突然，对岸山上又滚下一个手榴弹，一个滚雷，滚到半山，只听“轰、轰”两下，冒起一阵浓郁的白烟。看来敌人真要实行反冲锋了。不多久，果然，从望远镜里清楚地看到，敌人就从小村子里突出来。

“敌人不下二百人，而我们只有几个人!”我顿时紧张起来。奋勇队背水作战，情势非常紧急。

“给我轰!”我命令早已准备的火力。

“轰、轰!”又是两下巨响，赵章成同志发出的迫击炮弹不偏不歪的在敌群中开了花。接着重机枪又延伸射击，李得才同志的那挺打得最准。

“再来一个!打，狠狠打!”阵地上扬起一片呼声。

敌人溃退了，慌乱地四散逃命。

“打!打!延伸射击!”我再一次地命令着。

又是一阵射击。已经上了岸的勇士乘机俯身冲了上去。勇士们又用轻重武器组织严密的火力压向敌人。敌人败退了。我们的勇士占领了渡口工事。但周围还是敌人。

过了河的船很快地返回来了。八个勇士在营长孙继先同志的带领下，又登上了渡船。

“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前进，支援第一批登陆的同志。”我看见营长下船，这样叮咛着。

船离开岸了，飞速地向北岸前进。山上的敌人又继续向河心射击，这一阵子可真激烈，敌人孤注一掷，企图组织全部火力封锁我们后续登陆部队。

小船在浪里颠簸着，冲过一个巨浪又一个巨浪，避过一阵子弹又一阵子弹。船渐渐地驶到岸边了，突然又是一梭子机枪子弹。我急忙拿起望远镜，只见一个战士捂着自己的手臂。

“他怎样?”没待我想好，又见小船飞快地向下滑去，只几十米，“呯!”一下，小船撞在一块大石礁上。

“糟糕!”我一边说，一边看看江中。只见几个船夫用手撑着石岩。水哗哗地流着，喷起白浪，像是要把小船掀翻似的。礁石两边的水急急流着，要是再往下滑，滑到礁石下游会合处，非翻船不可。

“撑啊!”我紧张得似乎心都要崩了。

突然从船上唰地跳下四个船工来，他们涉水用背顶着船，他们吃力地顶着，船上另外四个船工又用竹篙撑着。推进的速度极慢，几乎十分钟还不能推进一米。小船顶上子弹呼呼地响着，十分钟，又是十分钟，半个小时过去了，还只推了一半。足足一个小时，他们才靠上岸。我这才嘘了一口气。

一阵炮响，山上敌我火力又接上了。敌人又是一阵滚雷，并且吹起号子发起冲锋。

“继续射击!”我命令南岸火力压住敌人。

炮弹、机枪弹一批又一批地送上对岸，步枪射手们也努力地瞄准射击。敌人在烟幕中仓惶逃命。此刻，我们两批登陆的勇士接上了，勇士们一起冲上去，手榴弹、机关枪一齐打过去，大刀在敌群中飞舞。号称“双枪将”的川军被杀得溃不成军，拼命往北边山后面逃。我们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。

过了一会，这只唯一的渡船又回到了南岸。于是，由我带领几名重机枪手，坐第三次船到对岸，扩大战果，巩固阵地。这时，天色已有些晚了，第四船、第五船，一船又一船的红军安全地从河面上渡过。我们又乘胜追击敌人，在河的下游又缴了两只船，使我们渡得更快了。直到第二天下午，全团才完全渡过。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完成，有力地配合了左翼兵团强夺泸定桥。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的事迹将与其他光荣的革命史迹一起，永远被人们记入革命史册。

**翻越夹金山 意外会亲人**

杨成武

我们红四团完成了夺取泸定桥的任务后，乘胜向西北疾进，连续占领北龙坪、天全等地，六月十一日下午，进抵四川边境宝兴县属的大跷碛。这里是雪山地带的起点，高耸入云的大雪山——夹金山，横挡住我们的去路。

夹金山位于宝兴之西北，懋功（今小金）以南，海拔四千多米。山上白雪皑皑，雪光耀眼。从山下望去，像是用银子砌起来的。山峰被云层笼罩着，真有“不见庐山真面目”之慨。 我们早就听到过许多夹金山奇险的传说，但是，哪怕它再奇险，我们也决心以前卫团的英雄姿态跨过去，为数万英雄红军开辟出前进的道路。

为了取得爬雪山的常识和经验，我们组织了几个工作组，深入当地居民访问。年长的老乡谆谆告诫我们：早晨、晚上切勿过山，这时，山上大雪纷飞，寒气逼人，山岚四起，遮蔽天日。要通过，必须在上午九时以后，下午三时以前，而且要多穿衣服，带上烈酒、辣椒，好御寒壮气；还得拿根拐棍，借力爬山。

这时正是盛夏，我们身上只穿一件单衣。这里居民既少又穷，烈酒、辣椒无法买到，能找到的只是每人一根木棍。看来，我们只能以内心的革命烈火去战胜雪山的严寒，用手中的木棍去征服雪山的艰险。 我们把爬雪山将要遇到的困难详细地向部队作了交代，要大家想办法克服困难，做到爬过雪山不落一个人，不掉一匹马。

战士们豪迈地说：“乌江我们最先强渡，泸定桥是我们亲手夺过来的，敌人的层层截击都被我们突破，量这座夹金山也只能乖乖地驯服在我们的脚下。”

“强帮弱，大助小，走不动的扶着走，不能扶的抬着走，让每个战友安全越过夹金山!” 十二日清晨，在洪亮的集合号声中，部队从邻近的几个小村落向大跷碛村集结，进行翻雪山前的动员。每人手中拿着一根木棍，有的小心翼翼地夹在腋下，有的兴致勃勃地上下挥舞。随着“征服夹金山，创造行军奇迹”的口号声，无数根木棍一齐指向天空，像平地竖起的一片无叶的树林。

九时许，队伍浩浩荡荡地沿着河旁的小路，向夹金山麓进发了。来到山下，气温骤降，脚下的路冻得邦硬，木棍着地发出“咯咯”的响声。我们一鼓作气，爬上山腰。举目环视，险峻情景，使人怵目惊心。左面是深厚松软的雪岩，右边是陡立险峻的雪壁，路中间是晶亮硬滑的积雪，一不小心就会滑下雪岩，越陷越深。先头班用刺刀在雪上挖着踏脚孔，后面的就手拉着手，踏着他们走过的脚印，谨慎地前进。行进间不时响起惊喊声，喊声起处，立刻就有成群的人用木棍、绑腿帮助掉进雪岩的同志往上爬。』救出来的人，很快拍打干净身上的雪块，又继续前进。

山上雾霾弥天，时浓时淡，人行其中，宛如腾云驾雾。山风卷着雪花，漫天飞舞。单薄的军衣，抵挡不住风雪的吹打，脸上、身上像被无数把尖刀刮着。我们浑身哆嗦，牙齿打战，就是把所有能披的东西都披在身上，也无济于事。越往上爬，空气越稀薄，呼吸越困难。人们头晕腿酸，一步一停，一步一喘。这时候，要是有谁停步坐下，就会永远起不来。因此，每人都拚尽全身力气，互相搀扶着，同残酷无情的大自然搏斗。将到山顶，突然下起一阵冰雹，核桃大的雹子劈头劈脑地打来，打得满脸肿疼。我们只好用手捂住脑袋向前走。

冰雹过后是万里晴空，阳光耀眼。到了山顶，举目一望，只见千里冰雪，银峰环立，除开山峰上几根孤零零的电线杆和少数民族竖起来的“旗杆”以外，是一片琼玉世界。俯视山下队伍，像一条灰色长龙，蜿蜒而上，把这个一望无边的琼玉世界划成两半。此一情景真是：天空飞鸟绝，群山兽迹灭。红色英雄汉，飞步碎冰雪!

山顶上的一段道路是曲折的盘道，绕着夹金山的主峰，蜿蜒而过。经过四五个小时的紧张搏斗，我们全团人马都安全翻过山顶，无一掉队。下山时，已不像上山那么吃力，山歌声此伏彼起，荡漾山谷。战士们好像要让高傲的夹金山认识认识它的征服者的英雄气概。

下至半山，在路边的山坡上，有一群群的长牦牛在悠然戏逐。这是我们在跨越夹金山的过程中第一次看见的动物。它们发觉浩浩荡荡沿山而下的队伍，吓得四散奔跑。

将到山脚，一条深沟切断去路，我们只得沿着沟边绕道而下。突然山脚下响起一阵枪声，战士们一个个警惕地注视着前方，握紧手中武器，准备向前冲杀。

团长和我跑向前卫班，观察前面的情况。从望远镜中看见山下不远是一个颇大的村庄，在村子周围的树林中，影影绰绰地有不少人来回走动，他们身上背着枪，头上戴军帽，显然是一支军队。是什么军队？说是敌人吧，他们并没有向我们射击；是自己人？我们是前卫团，前面再没有自己的部队了。这一情况着实使我们纳闷。团长和我研究后，立即派出三个侦察员去探明情况，并试着叫司号员用号音同他们联络。他们回答了，但从号音中也判断不出是敌是我。我们又叫人大声向他们喊话，因距离太远，对方听不见，我们只得以战斗姿态向前推进。忽然，山风送来了一阵很微弱的呼声，我们屏息细听，还是听不清楚字句。于是我们加快速度前进。渐渐地，这声音越来越大了，仿佛听见是“我们是红军！”红军？真的是红军？我正在半信半疑，一个侦察员飞奔回来，他边跑边喊： “是红四方面军的同志呀!”

“红四方面军的同志来了!”

与此同时，山下也传来了“我们是红四方面军”的清晰喊声。顿时，响起了一片欢呼，震得山谷抖动。万想不到就在这个夹金山下，会见了我们日夜盼望着的亲人——红四方面军的同志!

我们蜂拥而下，同四方面军的同志紧紧握手，热泪夺眶而出，长时间地沉醉在欢乐中。二百多天，一万多里的征战，我们遭遇到的是敌人的层层堵击和想象不到的重重困难。此刻突然和另一红军主力，最亲密的同志会合了，我们怎能不激动!怎能不欢欣若狂!

我们欢呼着涌进达维村，四方面军的同志忙着把自己住的房子让给我们住。八十八师的首长立即来看我们，同战士们欢谈，还送给我们三十担粮食，做面葫芦慰劳我们。村头村尾的每一角落都有一群群的战士在愉快地交谈，互相询问情况。两支红军主力的会师，对一、四方面军的每一个同志，都是极大的鼓舞。当同志们相互进一步了解到对方艰苦奋斗，英勇奋战的经历后，就更增加了革命的胜利信心。

晚上，我们在达维村的广场上开了一个会师联欢晚会。熊熊的篝火映红了天空，战士们的脸上闪射出欢乐的光辉。在四川民歌、评书、兴国山歌……的间隙中，连续爆发出震天动地的欢呼声。这歌声，这欢呼声，不仅道出了红军战士心头欢腾的情绪，而且是一支雄伟的历史进行曲，它向全国人民宣布：红军的两大主力已汇成一道巨大无比的洪流。

当夜，团长王开湘同志和我睡在四方面军同志为我们准备好的床上。在漫长的征战途中，从来没有在这样舒适的环境中睡过。然而，我们久久不能入睡。会师带来的欢乐情绪在我们心头奔腾起伏。后来，我们干脆来个“长夜话”，时而谈起经历过的惊涛骇浪，时而谈起革命的美好远景。

……

次日，晨曦初露，我们即辞别了红四方面军的同志。八十八师的首长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出发。我们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，向懋功、毛儿盖继续前进。